

機文明

昌  
良  
旅

警語記







明 良 記

楊 儀 撰

編主五雲王

編初成集書叢

種二他其及記良明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六月初版

發行人

王

上海河南路

雲五

印刷所

商

上海河南路

務印書館

發行所

商

上海及各埠

務印書館

# 明良記

七檜山人楊儀述

吳文定公寬初以歲貢入監。後科第登狀元。官階至閣學。世稱三極。

太祖既定鼎金陵。欲更造大內。興事有期。欲先觀其形勢。而不能大會其全。工部有一郎。請至夜以燈數萬。依宮殿門牆形勢列之。太祖御覆舟山。遂一望。盡得其概。

成化初。巴縣有一老僧。結菴野外。人皆莫知所自。每日晡。則攜酒出菴。邀過客對酌。苟無客。雖田夫樵子。無所嫌。亦無問識不識也。時好吟詠。語多哀怨。更數歲。疾作。持一冊書。就水次悲歌痛哭。篇終則裂而投之於水。其徒竊窺之。乃離騷也。比書盡。疾已劇。呼其徒謂曰。吾處州松陽縣九都人也。終不言其姓名。時無有知者。正德末。其縣人賈琦來松陽掌教。訪之。故老云。革除年間。九都有葉希賢者。爲御史。太宗靖內難。失其所在。又訪其子孫。則云。革除中已陞少卿。有弟曰希然。其斯人歟。

倡司徒鍾少貧賤。有御史過聊城。縣官發徒前驅。公在遣中。御史就輿中假寐。忽見神。謂曰。尙書導輿。能安坐耶。覺而異之。因物色諸執事。見公年少。狀貌雄偉。令縣收錄教之。果大顯。

太祖起布衣。一時風雲之會。多其比肩。故於大臣或不名。如誠意伯常稱先生。其後既正位。亦稱名。英宗始稱三楊爲先生。是時尙書猶名也。至孝宗稱內閣曰老先生。尙書曰老尙書。講官曰先生。得崇儒敬

大臣之體也。

正德初馬端肅公文升在吏部論試選人以宰相須用讀書人爲題蓋正德者宋世西夏李乾順僭號故

舉乾德故事諷之。時端肅公與晦  
菴有隙故云。

施會元顯建文中遭放黜還家丹陽道中有詩曰蹇驢駝病出京華細策吟鞭數落花借問呢喃雙燕子

隔江楊柳是誰家。

我朝定制鄉試以子午卯酉年會試以辰戌丑未年惟兩癸未年一以太宗靖內難一以文場災並以甲

申開科正德庚辰武宗南巡會試登第者至辛巳始廷試或謂可以當癸未之數矣特天運小變先後耳。

太祖嘗夜微行兵部前守門者方熟睡遂撤去其額明日巡風官吏俱被誅次至吏部兩過而兩被所覺

竟除巡風官吏今南京吏部無巡風兵部無牌額也。

平江伯陳恭襄公瑄既通運河緣堤皆樹楊棗二木並淮北所宜且楊枝可薪棗實可噉又易長多陰悉

聽運夫爲利其後土民并根伐之其棗近官舍者並輸入官運夫既不敢謀而官司亦不復問矣。

唐解元寅旣廢棄詩云一失脚成千古笑再回頭是百年人晚更狂悖嘗有二絕句云五陵鞍馬少時年

三策經綸聖主前零落而今轉蕭索月時胥口一簑烟又曰綠簑煙雨江南客白髮文章閣下臣同在

太平天子世一雙空手掌絲綸其肆慢不恭如此其二蓋壽王少傅詩也。所用石記文曰龍虎榜  
中名第一烟花隊裏醉

干場其放  
浪類如此

金都憲舜舉父爲山陰令嘗發地得二古錢文曰早登科第時都憲尙少在蜀築牆亦得二錢文畫並同其年登第

羅一峯倫每下筆爲文章文思泉湧不能遏輒自作語曰還用爾不着

邱瓊臺濟王三原恕並以大賢立朝然不相能王謂邱作五倫全備傳奇有傷風化失文宗體邱謂王自刊章疏彰君之過失大臣體

高皇帝嘗夜讀有新俘內侍執燭將去燼則以他燭燃燈乃如剪剔意恐誤滅之耳帝以其詳慎極加寵顧

錢方伯所爲御史時抄沒中官王振家產內有金鑄觀音一座背識云孝孫周忱拜奉蓋文襄公所獻物也此與謝太傅忍饑倦見桓溫事相類豈公明哲保身不惜小挫耶

李文正公有子名兆先明敏絕人然好遊公一日題其書室云今日花街明日花街有限光陰秀才秀才子暮歸見之續其後曰今日黃封明日黃封變理陰陽相公公

張尙質在京師穴地藏舞妓夜燕其中以此被劾

武宗幸揚州買民舍自居仍以契付稅課局批稅藏之

我朝京官俱不敢用傘蓋惟考試官入場狀元歸第乃得用之其後南京官稍稍用傘雖躋顯貴特兩簷

青傘而已。嘗有南北兩京宦相戲。北曰。輸我腰間三寸白。蓋言常朝官有牙牌也。南曰。多君頭上兩重青。

吳康齋與弼召至京師。常以兩手大指食指作圈。曰。令太極常在眼前。長安浮薄少年。競以蘆服投其中。戲侮之。公亦不顧。

陸司業深賦。早朝詩云。聖人勤政百工良。鐘鼓聲嚴夜未央。仗馬但聞嘶落月。宮鴉不見帶朝陽。班成鷓鴣當堯陛。影動龍蛇護舜裳。緩步歸來綸閣靜。尚添官燭校文章。雄詞雅思不減古人。而三四用事。頗得當時之實。

武宗久不御內。自大同還。忽趨入宮。夏后見帝。因泣下。帝曰。皇后如何。日來太瘦。着光祿司進膳。加肥鵝一隻。

武宗在宮中。偶見黃葱。實氣促之作聲爲戲。宦官遂以車載進御。葱價陡貴數月。

王瓊忌陸完。江彬忌錢寧。禍竟相若。初。陸在位既久。王有覬覦之意。一日。謂蕭敬曰。偏有蘇州人好做天官。蕭曰。此位終有爾分。陸不能避。遂得禍。錢既就應天府獄。江使其子問之。錢曰。我固決死。而父好爲之。然尚以兒呼彬子。江後竟先錢誅。

庚辰年。至京師。見智永千文二千字。無一殘缺。其前有宋徽宗瘦金細書黃綾貼云。梁釋智永真草千文。是李文正公家物。



武功伯徐有真初在張秋治水。方略未定。或謂當大濬一溝。或謂當多開支河。乃以一壺鑿竅方寸者一。又以一壺鑿竅方分者十。並實水發竅。十竅者水先竭。乃多開港汊。以殺水勢。

陳翰林音性健忘。嘗謁客還。既入門。忘其爲家。謂是他人之宅。周視室堂。見挂壁字軸曰。吾家物甚似之。又見其子從內出曰。汝何爲在此。又嘗信宿具饌邀客。早盡忘之。逕造其家。雙陸將午。不申宿約。客反治具留之。家人來促。疑是他家來。召此主人。怒謂之曰。汝請主人去。我竟何如。及陞諭德。因會僚友。或潛以編脩牙牌懸其帶。佯驚謂曰。公尙編脩耶。茫然自失。久之曰。想是誤領牌耳。又所乘馬因病足賣之。已買新馬。偶病。不可乘。借得舊馬。驚曰。新馬亦病足耶。其下曰。此借來舊馬也。頃焉復曰。舊馬已賣耶。及爲太常。見李文正公冠有纓。曰。君冠多一纓。何也。文正公曰。君冠亦有之。何以爲問。乃相顧大笑。李因作詩戲之。有十年猶未識冠纓之句。平生論事。多曰也罷。時以也罷先生稱之。昔劉儀同訪同舍見其子。猶不悟。與此何以異哉。

謝少傅遷聞孝宗欲冊妃。上疏諫之。張后深以爲德。後閣老缺員。廷臣推選殆盡。未得俞旨。最晚乃擬李文正公及謝進。遂超遷入閣。蓋張后意也。後張后妹入宮。帝欲因后意立爲妃。廷論不可。帝決於內閣。諸老謝答曰。舜娶堯之二女。將無不可。後帝竟用廷議罷之。後嫁劉閣學長子。

李尙書旻初以省元入監。時邱瓊臺爲大司成。李自通曰。浙江解元李旻見。邱公怒其淺劣。令卽用其語爲題。作破冒。李應聲曰。以一省之名魁。謁天下之宗主。邱公曰。不然。虛譽雖隆。而實德則病者。浙江解

元李旻然也。

毘陵王綬孟端。高介絕俗之士。所交皆一時名人。遇流俗輩。輒白眼視之。工詩翰。善畫竹。冠絕今古。未達時。畫已馳名。人不可苟得。嘗月夜寓京師旅邸。聞蕭聲起隣家。清亮可人。倚牀而聽之。乘興寫竹石一幅。明早叩門尋訪其人。以爲贈。蓋一富商也。商人大喜。過望。次日奉駝鞋段二。求作配幅。孟端曰。俗子何足當我筆也。亟索而碎之。其介如此。

桑通判悅。少有才名。落副榜。欲因臺閣諸名公求解於春官。時楊莒州受知邱公。遂介往謁之。邱謂桑曰。汝錄平昔得意文章數篇來。爲汝推薦。明日袖其書往。邱公首讀禮部韻序文兩三句。輒指其疵病。至將半。以指向書作圈。曰。似此不如意者塗之可也。楊公私謂桑曰。事不諧矣。後竟授泰和訓導。

張后嘗患口瘡。太醫院進藥。宮人無敢傅者。院使劉文泰方受孝宗寵顧。忽得密旨。選一女醫入視。帝親率登御榻傅藥。又親持漱水與后。宮人扶后起坐。瞪目視帝。少頃。帝趨下榻。蓋將咳。恐驚后也。其厚倫篤愛若此。又科道累劾后家專權。命司禮監拒之。而不得其辭。白帝求旨。帝手批。朕只有這門親。再不必來說。仍密勅后家邀科道爲宴謝罪。各官並辭不赴。遂請旨召之。及赴命。乃光祿茶飯也。

帝嘗啜茶。顧謂中官張羽曰。汝謂劉文泰善煮茶。何如此。茶羽對曰。外人安得有此。遂命以御用金壺。令茶人善煮。遣羽賜文泰嘗之。臨行。帝親以茶末少許着壺中。曰。毋爲所笑。其寵顧如此。

我朝科貢。恩例四等人。胄監滿日。並許戴遮陽大帽。卽古笠也。吳文定公未及第時。久困科場。作詩戲詠。

曰似傘難遮雨。如鏡却畏風。

嘉靖二年天下大災。至明年春無雨。危亂尤甚。未有蠲租之詔。時泰司徒金被召北上。羅太守柔以詩送之曰。春雪消時水尙枯。一鞭持贈大司徒。漢文皇帝龍飛日。不是荒年也賜租。

武宗在南京幸牛首山。夜驚人馬辟易。烏獸號鳴。次夜復爾。帝疑有變。乃夜馳歸。江彬有異謀。潛遣人察之。彬方熟睡。時帝在外。夜多不寢。或言彬謀誠有之。兩發而兩遇山鳴。帝因得免。蓋天意耳。六軍齊驚。而彬獨晏然。將誰欺乎。

張御史淮嘗寓一古舍中。忽聞人呼其名。急出視之。舍屋仆矣。

帝南巡過淮安。謂孟都御史鳳曰。汝非一乳二子而並顯者耶。兄麟官以網命之漁。鳳舉網奮張。僅如

一笠。帝曰。官許久。尙不解漁耶。

高帝既都金陵。觀山川形勝。勢皆內輔。惟牛首山外向。乃特定其罪。杖之百下。發令太平府編置。今牛首稅絲獨隸太平收納。鍾山西南一岡。勢若飛走。每視卽與舊形不同。乃用銅釘數丈埋山中。築於城下。

曰。以城爲索。繚以繫之。

高帝既制官員月俸。仍有食鹽。其關支之時。駝負有不勝者。輒委棄於地。帝偶見之。問之。乃刑部人也。帝曰。此無他以多厭棄耳。命刑部食鹽遞減十斤。

弘治乙丑。殿試諸士。時劉殿學健當國。謝木齋副之。事將半。謝舉策意問劉。劉曰。不過以純王之心。行純王之政耳。謝笑曰。此意豈易會哉。使我復爲試士。狀元不復得矣。時顧鼎臣策既登。正中誤空一葉。率

意補之。偶與劉合。竟置第一。蓋通場無此意也。劉初得此卷。持示謝曰。天下士豈少哉。吾意已又曰。此子用心不凡。適留其類耳。蓋狀元卷諸試官皆有批辭也。

楊遵穀諱爲莒。有大獄。事連四郡。逮繫累年。撫按知公能。遣治之。遂得決。諸郡民來觀者。具白不法。公曰。吾職有限。而各有主。吾不當治若事也。民抱冤者。皆泣不肯去。又謂之曰。吾將往白事。撫按不得已。從吾行。既白事。因出諸冤狀。且言所治獄爲害有限。今郡縣吏多不法。豪猾肆志。不治。奸將滋。其害寧止一獄哉。撫按卽以狀付公。悉召具詞。檄去奸吏尤者數人。省下震肅。稱爲神明。

莒治後有武士。病死三日。其妻從外治斂具還。則復生矣。妻問故。武士曰。厲鬼召我行。道遇州主。鬼相謂曰。楊公雙目爛爛。破幽明矣。敢爲厲境內耶。言訖。失厲鬼所在。故得生。計之。乃公朔旦詣謁文廟時也。莒城自春秋時杞梁妻哭夫而崩。迨今未興。公往相其宜。因命民濬池登土。爲邱陵之狀。高與完城等。築之既堅。乃削其外爲峻壁。不匝月。城成。民亦不費。後數年。流賊犯齊魯。獨莒城完。不能攻。民乃懷德。設像魏公祠旁。歲時祀焉。

吳文定公居憂時。嘗送客至門外。見賣扇兒號泣於途。問之。乃緣持扇假寐。爲人所盜。恐家人笞罵耳。公命取所遺扇來。盡書與之。兒不知。反以爲汚其扇。復大哭不已。旁人諭令必得重價然後賣。兒持扇甫出門。競致去。所得數十倍。兒歸。具道其事。再持扇來乞書。公但笑而遣之。

吳都憲納旣致政家居。其子侍御某。巡江至通州。慨然南望。因其親舍止隔一水。逕渡歸省。公怒甚。不容

見所居離城三里。縣官聞之，皆來迎謁。因代請再四，乃許入門。跪庭下，大數其私歸之罪。良久，怒稍解。立遣渡江，不容升堂。

京師民家產一駒，色純黃，狀甚雄駿，無驚鈍。每一鞭，二三步而止。人弄之，了不驚動。其主以爲棄物，賣之。舉市大笑。芻秣者四年，竟無所試。嘉靖五年端午，上踏青西苑，馬驚幾墮。因不豫，累日，敕兵部市良馬，遂獲首選。

君子曰：天下之物，必待所遇，使此馬當武宗朝人，孰顧之哉。然則人以才智自恃者，亦可以自安矣。

武宗在南京，幸朝天宮，諸樂器並集殿上。有一樂工能琴，欲自售其技。乘間觸琴作聲，帝聞之，大怒曰：此聖人雅樂，何物賤工敢近之耶！戰懼驚迸而去。

或問七檜山人曰：東坡答山谷義山錦瑟詩，何據曰：此據古今樂志爲說。然思華年三字，終亦未解。蓋義山賦詩時，適年五十也。

孝宗嘗至仁智殿，觀鍾欽禮作畫，見其皴劈飛動，從背後久立不發。鍾亦不知也。旣而忽持其鬚大呼曰：天下老神仙，然鍾實無長技。我朝列聖，留心經典，至於繪畫末技，初不加意。故畫苑中頗爲乏人。如戴進最爲名手，爲謝廷循輩所擠。其後則有沈周、吳偉，亦但作士夫畫，皆不得預選。今世復以奇詭細密相高，畫法盡失，去古益遠矣。

鍾後以玉音自樂，用勅賜天下老神仙作石記，常自佩用。

武寧王母嘗夜過大內不下車。王知之。早朝叩頭。伏地引罪。帝笑而釋之。

太宗將舉兵靖內難。先遣使持衣數十襲至都下。密察朝士心附者。賜之。令入城之日。服以參謁。然初不知鉤邊中各有私印也。比正位。將行誅賞。給事中言信所領衣。乃先忤使者。以他衣與之。驗無印記。將引出斬之。大呼曰。我先賢子游裔孫。不當誅戮。帝意不解。稍以語犯忌諱。遂大怒。命法司籍其家。無男女大小。並遷發化外。赭其居。發土三尺。今常熟縣譙樓臺基。卽其土所築也。

誠意伯劉基。將朝謁。途中忽一僧求附舟甚切。公命舟人容之。時公方作表。展轉不能安席。僧進曰。有何事在念。公曰。表中蹉跎歲月。六十有三。未有對。僧隨答曰。何不言補報朝廷。萬分無一。公驚起曰。和尚非高峯乎。因留笑語。移日別去。

善權居吉祥菴。一夕被火。衣鉢悉無所顧。但從烈焰中持吳文定公所贈篇章。驚迸而出。

洪武中。吏部尙書吳琳。黃岡人。由起居陞任。既致政。朝廷遣使密察之。至其里。見一人坐小几。拔秧。於是使者就扣之。此處有吳尙書。今安在。答曰。吾是也。使者以狀聞。上益重之。

洪武元年。戊申。春正月四日乙亥。太祖皇帝卽位。是年八月。欽定官制。然猶未備也。至十三年庚申。品秩始大備。三十一年戊寅。閏五月十日。太祖崩。皇太孫卽位。改明年爲建文元年。官制復多增損。如六部增左右侍中。員次尙書之類。洪武三十五年壬午。卽建文四年。是稱革除。其年六月。太宗皇帝入繼大統。改明年爲永樂元年。並建兩京官制。悉復洪武之舊。南京止稱某衙門。北京稱行在某衙門。六年戊

子夏六月初建北京宮殿。至十八年庚子秋九月落成。冬十月皇太子皇太孫至自南京。聖駕北幸。欽取府部印信赴京。用使鑄降南京衙門印信。自永樂十九年正月一日爲始。添南京二字。洪熙元年乙巳三月奉聖旨。如今現在這裏的五府六部等衙門。還做行在衙門。用行在印信。現用的印信送南京。該衙門用一應行移。及所管衙門。照永樂十八年十月以前例行。南京稱某衙門。北京稱行在某衙門。正統元年辛酉十一月一日。奉勅諭。今南北二京文武大小衙門印章。悉已新製。卽頒給行用。舊印俱送內府收貯。所降印信。俱仍添南京二字。欽此。北京除行在二字。南京加南京二字。

濟陽郡公丁普郎。初爲陳友諒將。後歸降。從征友諒。身被十餘創。首旣脫。猶持兵戰。植立舟中。

禮部右侍中黃觀。洪武中以狀元及第。靖難師渡江。公徵兵上游。至安慶。聞京師已定。痛哭謂人曰。吾妻素有志節。必不受辱。遂招魂葬江上。明日舍人來言。夫人翁氏及二女被執。自溺淮清橋下死。公度大事已去。乃東向再拜。亦投羅漢磯死焉。

左都御史耿清。初赴舉。宿淳化逆旅。主人有女。爲妖物所憑。問失妖。女私詰之。妖曰。避耿秀才也。女以告父。父馳追及之。以事告公。公書耿清在此四字。令持歸揭於戶上。妖遂滅。太宗靖難。公與方希直。練子寧志同殉國。而二公同日就戮。公獨不死。人疑焉。後持刃入朝。欲行刺。不果而死。

戶部侍郎卓敬。少讀書寶香山中。嘗夜歸。值風雨路迷。遇一牛。乘之歸。及門縱之。則虎也。後亦死難。正統間。麓翁思任叛。西南之地盡爲所據。大司馬王公驥奉命討平之。盡驅餘酋於金沙江西。與之盟而

志於碑曰石泐水竭爾乃渡江曾不敢渝盟者數十年弘治中或借其兵攻猛密因碎碑導之使東乃復爲邊患矣。

袁凱佯狂避世太祖命題畫虎詩曰畫得花斑斑只是難相聚。維有父子情相親復相顧。太祖雖知其意在諷刺然惜其才不忍加罪。後因雷震田父題於長安門曰雷哥哥近前來我和你說箇緣由耕牛田父與你有甚冤讎。怎麼不揀一箇大得人憎的與他一箇辣手。太祖見之批其後曰袁凱這廝放縱不才打他四十爲民當差。旣放歸田里遣使潛察之。凱益爲狂廢以糖和熟米搏爲犬豕糞狀夜密棄牆根草際。晝取爲食。使者見之以爲食犬豕糞也。歸陳狀得免禍。後聞太祖崩始歸理髮。有從此一梳梳得去之句。世傳太祖用法太嚴。凱二詩狂悖過甚。自敵己以下所不能堪。而卒容之於此。可以仰窺聖祖容人之量。非前代帝王所及。人之蒙禍多其自取。蓋當亂國之後。蔑棄禮法不得已而加之刑辱耳。三原王公恕巡撫江南。有中貴得白鷓鴣進御。所過聲勢烜赫。過蘇公遣人懇求一見。至卽開籠放之。石亨謀復上皇。時都御史羅通與亨友善。密與之謀。通曰要仔細。亨疑之。遂不復言。旣而通亦悔誤。答遣其僕來興問亨曰前日之事如何。亨難於爲答。佯疾作仆地。家人悉以爲真病。且泣且救。來興歸報。通以亨旣疾篤。雖有謀亦無成。不復爲意。時蓋景泰八年正月十五日也。明日通又遣來興視疾。亨方對客密談。見興至。遽起曰汝少待。吾將詣醫。當卽還。寫書復而主。旣命駕出。令家人治具醉之。通又遣使至。促來興。石亨舍人謂興至。已大醉。入門卽臥。今猶未醒。吾主就醫未還。尙未面也。其夜興臥亨家。十



七日早。從行入朝。亨與徐有貞等舉事。上皇既復辟。通免歸。來與授衛鎮撫。

高皇帝欲懿文太子練習國事。每有大獄。輒付論之一日。有父訟子者。帝已察其非罪。命付太子。太子論子得死。帝諭太子誤決獄。太子言子致父訟。雖冤死無赦。帝問廷臣。莫有答者。忽班中一人對曰。陛下所論。乃申天下之仁。太子所斷。乃廣天下之孝。皆是也。帝問對者爲誰。曰。監察御史袁凱。遂命錄其名。衆危之。因佯狂得免禍。

商文毅公輅。初本淳安大姓。至其祖。以樵獵爲業。貧特甚。出居山中。就一大石結菴居之。生子霖。爲嚴州府小吏。太守忽夜聞絲竹聲。自空中直下。諸吏靡宇中。明旦召詰諸吏。夜歡飲爲誰。不得。更問有何異。或具以霖生子對。太守知其爲祥。給俸養之。是爲文毅。旣長。與桐廬姚公夔齊名。宣德乙卯秋。將赴省闕。與姚公舟會富陽。公夜夢神人呼解元。因叩解元爲誰。神人持一簡示之。上有姚夔二字。公復以己名叩。覆簡示之。則公名在焉。是秋公第一。至正統戊午。姚亦第一。

洪武中建大內。就西華門外隙地爲廠。以處匠作。命工部官監督。然事旣繁。奏啓頗艱。乃遣小黃門在廠傳旨。大內旣成。廠尙未全去。至永樂。徙都北京。中官漸謀爲南京內守備。然無公署可居。因卽廠地結屋。遂以廠名。今顧以爲尊稱之名。凡工部官行寓。悉以廠名。可爲一笑也。

太祖嘗至國子監。有廚人進茶。偶稱旨。詔賜冠帶。有老生員夜獨吟云。十載寒牕下。何如一盞茶。帝微行。適聞之。應聲云。他才不如你。你命不如他。

太學之制。廣業最在後。初入監生員。必由此以漸遷轉。至率性堂。則升諸吏部而爵祿之。其後此法不行。人以出入走班在六堂諸生之後。遂有朝朝一背日。夜夜滿頭霜之嘲。然居此堂者。多得高科。如吳文定。王靖遠。皆從此堂出也。復有解嘲者。大書於壁云。勳業重開靖遠伯。甲科累出狀元郎。嘗聞聖祖貽謀在。有福孩兒到此堂。世傳太學初成。太祖視之。直抵廣業堂。嘆曰。有福孩兒到此堂。蓋總指六堂而發。非止爲廣業也。然玉音既出。堂中遂成吉識。後人亦據此爲故事云。

太學號房。制度極卑小。止可容一牀一卓而已。鳳陽生員。皆高帝鄉人。相率出怨言。帝乃別造高房屋。之。今十廟前某字等號房是也。

太學成。馬后欲視之。高皇帝已出令禁婦人入矣。乃築臺鷄鳴山望之。

馬后憫諸生員貧。欲給與妻小月糧。高皇帝從之。但謂貯月糧倉屋無覆瓦。奈何。后曰。自有處。乃以棕蕩葉覆之。後旋易瓦。仍給賜花粉鞋布錢。后既崩。高帝微行。知生員妻皆不哀服。遂罷花粉等錢。月糧則仍其舊。

十廟關王廟最後成。時廠木已盡。工部請旨。高帝夜將寢。見几上有奏章。問之。內豎曰。關王廟請木料本也。帝曰。記着。內豎誤傳旨用杞條爲料。遂悉以杞條木構之。

朝鼓。禮部欲移文淮安造鼓。而難於措辭。時况公鍾爲郎。奮筆曰。緊紉密釘。晴雨同聲。一時傳誦。高皇帝初建大內。與誠意伯相度基址。所定奉天殿基。乃在水中。以木椿識之。帝夜潛以金爲圈。貫木而

下乃發木移向東三尺。明日復與誠意伯相視。誠意伯驚曰：「昨誤定正穴，乃尚在西三尺，命更下椿，正入金圈中。」帝曰：「在東則當何如？」答曰：「恐後世不得本宗嗣位耳。」帝曰：「他姓乎？」旁枝乎？」答曰：「旁枝也。」帝曰：「若是亦吾子孫耳，竟用東穴。」

高皇帝嘗召太常不至，詰之曰：「早遣祭寶公詣靈谷寺矣。」乃命卽鷄鳴寺塑像祭之。

高皇帝將以鍾山爲陵，并欲取靈谷寺禱於寶公。撤籤，其辭曰：「世間萬物各有主，一釐一毫君莫取。英雄

豪傑自天生，也須步步循規矩。」因是靈谷寺獨存。

其辭卽江東籤語。

舉人章洗連喪二妻，將再娶。撤籤于江東神，其辭有他日王侯却並肩之句，以爲佳讖，娶之未幾又死。葬於先二妻之傍，始悟前妻一姓王，一姓侯也。

兩京闕王籤卽江東籤訣。柴黃門奇初發解，至京午門月城西關王廟中撤籤，得此事當謀親弟兄之句。時其弟太爲崑山庠生，未知名，奇頗不信。至四科後卒，與弟同榜。

僞吳張士誠所據王府卽吳夫差宮，乃舊平江路治也。西近天王寺，寺左有一老嫗，以浣衣爲生，嘗遣使諭之曰：「娘娘每早厭聞搗衣聲，須移向稍北，然亦不苦逼。今其子孫尙居舊地。」

皇朝平吳後，譙樓內鑿地爲二池，直衝府基，以洩王氣。後知府魏觀因今府治偏在城西，卽王府基重建

堂宇，令高太史啓撰上梁文，太祖知之，魏高並付極刑。

魏剝皮，高腰斬。

張后母金夫人至宮中，旣設燕，帝后二席在正殿，夫人席在旁殿。帝與后親往視之，所用器皆銀。帝問內

暨曰。何故器用銀。對曰。舊制也。帝欲特用金器。燕畢。盡賜之。后曰。母已領恩賜。吾父則未嘗君食也。帝命卽撤后膳。一席賜之。令張氏世世爲美談也。

武宗爲太子時。乳母某氏在宮中。孝宗臨視乳哺。每賞賜。多爲張后所收。未嘗謝恩。帝疑問。以實對。他日。又面賜酒食。對帝后食畢。因抱太子。不能起謝。又因太子啼泣。帝后親蹲視之。帝命乳母坐勿起。他日。帝戲謂太子擊后。太子擊之。命擊乳母。太子不忍擊也。后由是大怒。面叱出之。旣歸。其夫驚曰。保保之位。千金不易得。顧不謹畏。獲罪而出。奈何。乳母曰。此爲汝增千金。寧畏出耶。吾居宮中。未嘗得滋味。第急買肉。多用鹽醬治具爲食。食未畢。中使果至。召之。言太子失乳母。啼不能止。帝后急宣汝。催逼就道。乳母故不行。且欲自盡。后驚懼。盡還帝累賜恩典。帝又厚賜其夫。往復數四方。發行報使相望。太子見之。始復初。

馬后崩。高皇欲再冊后。遣使召太子。將面諭之。太子久不至。再使促之。且令視太子不行故。復命者曰。太子方作畫。因命取畫。至則一婦人負男子行雪中。入山。帝感徵時事。乃止。

高皇帝嘗欲食湯餅。光祿寺上供。治具不精。多所誅戮。因言往時入一山寺中。僧進湯餅甚佳。今竟不能致。馬后聞之。乃親治數盤。極粗饘。以獻帝。帝一時食盡。后問何如。帝曰。佳甚。后曰。往時入山寺。乃當困乏時。食物覺美。今富有四海。錦衣玉食。厭飫之餘。顧以口腹枉害人命乎。遣使尋山寺僧問法。乃以嫩鷄作粉搜麵爲之。使復命。盡戮寺僧。

高皇帝將舉事。嘗詣卜者。其人乃農家。久不出。因就糞米牀。坐以待之。須臾。卜者出。問何卜。帝曰。吾將有所謀。卜者曰。君坐龍牀。得非將謀天下乎。帝不答而去。

皇帝勅諭三法司。昨該爾等會府部司寺。及六科十三道。同內閣輔臣。并朕命司禮監官。逐一鞫審犯人。薛侃等事情。俱已明白。茲特降勅發落。薛侃以猖狂之性。發不諱之言。據其言似忠謀遠慮。但朕非宋仁宗向暮之年。原其心實懷欺罔。忍於言君。終無建嗣之期。妄生異議。致惹事端。法當重處。以杜禍源。着法司再擬罪來看。彭澤實非才用。性本無良。小人狡詐之資。姦邪譎詭之行。往來搆禍。般鬪是非。致使薛侃招稱。有干宗室。傷朕親親之情。俾輔臣急於攻擊之志。害朕君臣之義。罪犯甚重。法當處死。姑從寬宥。發邊遠地面充軍。輔臣張孚敬。初以建議大禮。朕特以不次進用。既而被人彈劾。有旨令其省改。却乃不慎於思。罔悛於性。朕以心腹是托。奚止股肱而已。望以伊傅之佐。豈惟優待是隆。昧休休有容之量。犯戚戚媚嫉之科。殊非朕所倚賴。專於忌惡。甚失丞弼之任。難以優從。着致仕去。夏言既於斯事無干。不應拍案喧罵。匪失朝儀。亦涉爭報。朕念其被害所激。故特赦而不問。孫應奎。曹汴。職在糾舉。豈責彼言。但其時事未明白。遽斥輔臣。跡涉回護。故朕併令拏問。今亦念係言官。亦從赦放。其餘見監人犯都放了。此事既經區處。凡爾在朝大小官員。宜思革除私忿。務爲盡忠。效古人事君。同寅協恭之心。守聖人事君。不二不欺之訓。匡朕不逮。以臻至化。庶不負其君。忝其親。而永有譽焉。如勅奉行。故諭。

嘉靖十年七月初七日。

胡明善附張羅峯。羅峯以彗見再去位。而明善亦以石碑事譎戍。時有以春對揭明善門者云。白石出西山。胡明善災從地起。彗星見東井。張孚敬禍自天來。

張羅峯十年七月之逐。陛辭日。人有詩帖吏科門上云。大通橋下鷓鴣鳴。寶鑑三千又送行。歸路若逢徐少宰。入山相伴採黃精。至次年再召而逐也。恩典盡去。并馳驛還亦不可得。央序庵上揭帖。兩請而後許之。

楊公字夢羽。常熟人。嘉靖五年進士。家有萬卷樓。貯書其中。撰著不輟。今所見明良記。爲江陰李氏刪本。非公原書矣。又高坡異纂。亦公手定。而續說郛載此二種。刪削太甚。僅存什一。吁。何所傳無一全書也。開卷爲之慙然。甌山金忠淳識。



文 昌 旅 語

王 文 祿 記

本館據百陵學山  
本影印初編各叢  
書僅有此本



文昌旅語卷一

傳曰古者于旅也語夫旅衆也衆聚不容無語相成也法兌麗澤嘉靖戊申季冬朔廣呂約會文昌祠八十有一人衆矣聚而語語而紀紀而成秩題曰文昌旅語姓名見語中沂陽王文祿秉筆記之乃僭引云

兩山徐子楨曰秋間子遊張公洞勝槩請悉言之沂陽王子文祿曰山半一竅秉火入穹窿敞豁由暗達明如重窰石白如玉其底石板稜層如斧鑿下其上  
有石膏流結爲柱爲人掌人形北上一竅由山頂出

天光照云兩山子曰山阜厚也曷奇巧如斯謙謙仇子俊卿曰開闢初土石相擁而成山洪流盪激沙土汨去如癰腫既潰惟石隆然獨存仰屋胡子憲仲曰花瓣之齊色香之備皆化工之巧沂陽子曰山譬人骨土譬人肉骨中皆空則凡山皆空特無竅可入見其阜厚耳石膏鐘乳不猶骨髓乎

謙謙子曰嘉靖初年漁人于茗溪中網得一石圓大如鵝子內鏗然有聲擊碎之有銅牌一方上刻宣聖二字東沙劉子熠曰其殆前次開闢有此牌渾沌之時灰砂滾而包裹之者乎

少豐顧子冀曰客有自雲中來者云威遠有一男子嘗習飛狀遂飛去不復返陽和有一女子年可十六七忽化為男此何異也兩山子曰此陰陽失調所致也男陽道也而能飛陽失節也女陰質也而化男陰氣縱也陽失節故佚而不寧陰氣縱故變而為幻氣化不得其樂理固然耳少豐子曰然則冀北之山坼地震冬月而龍見雷鳴亦陰陽失調之故與兩山子曰山與地皆靜物也理宜貞以安而坼且震焉是陰精不固龍與雷皆動象也冬宜閉以蟄而且鳴焉是陽精不藏陽陰之精不固不藏是發天地之房

謙謙子曰近日海寇剽掠為患倏來忽去備之無餘力攻之無定形何以保東南民社而安室家也東沙子曰聞諸洪武永樂間倭夷數犯而莫禦今惟漳寇耳且勅巡撫嚴督之是以激而變生欲弭之請考前之無寇者何謹微以防漸不必過嚴不治治之而寇息矣少豐子曰禦海寇與山寇不同故禦山寇利用攻禦海寇利用守攻貴神速守貴招降是以憲臣廣投檄文以誘其從將臣勤加巡望以嚴其備則海寇得生而居民無擾也沂陽子曰禦寇無難在得人在據險在利器在足餉在令嚴夫統率統綺士卒疋羸

人匪得也南藍田以及興福東龍王以膺琴臺北武  
場以至楊村疎而且曠險弗據也戈矛幹脆而鐵綉  
甲胄線穿而紙糊器不利也歲久不支包侵為弊枵  
腹稱貸妻子啼飢餉不足也守而敵者無功退而逃  
者不罪令匪嚴也必總戎者身先行伍內守者勤加  
策應伏兵以絕汲道竄遠居民則徙之入城此保海  
鹽一隅之策若欲海寇悉平必須憲臣奏請沿海凡  
泊船處所多設市舶司有貨稅貨無貨稅舡舡出地  
方給以票証人皆好生而嗜利化寇而為善良且因  
以裕國用矣仰厓子曰破海寇其策有三防其源困

其進間其黨也沿海出舡海口查其家註之冊誘其親屬俟寇回諭其降以自新不罪又嚴禁不使招引下舡則在海者日戒而無增此防之策也海寇食必須米飲必須泉截其掠米汲泉之路可也可泊之處悉立鐵尖撞椿隱于水面礙其來舡可也訶其聚泊東芻灌油桴筏隨之順風縱火可也此困之策也或取重囚許釋其罪持檄往諭能殺大舡寇首來降者賞以爵能殺小舡寇首來降者賞以金登岸對陣投戈自降者不罪或用水牌朱漆書寫順流浮至海舡聚處寇必取視自相猜疑而黨不固矣此間之策也

夫用間者自古長勝之策不特可消海寇而已也  
鳳岡趙子黃金謂奇峰楊子春芳曰學賢變化氣質  
氣質變化甚難奇峯子曰然躁者少容雅者易隨虛  
者輕諾察者太險詐者多匿怯者能忍躁斯直雅斯  
親虛斯誕察斯鑿詐斯罔怯斯止非學曷矯哉  
霖川陳子鯉易學也與奇峯子論乾坤二象奇峰子  
曰孔子象乾之剛健以馬象坤之順承以牛文王以  
龍象乾周公以馬象坤是可見文王之為君也周公  
之為相也孔子之為師也霖川子曰象者象志乎  
仰樗虞子志高問曰易詩書禮春秋皆經也惟詩學

不絕何也奇峯子曰易聖學之淵也強之下學則拂書淳世之務也施之末俗則窒禮民情之怙也律之君極則淫春秋衰國之事也稽之盛王則陋詩者播上下達賤齊隱顯觸憂樂通治亂其天地元聲乎故三百篇後作者不可勝紀或悼時幽憤或經世嘚謨今時人文盛矣觀風者盍亦采之陳治哉

熙臺劉子炘與奇峯子論夷狄盛衰奇峯子曰夷狄盛衰繫中國國治昌明夷狄雖盛亦衰國治微闇夷狄雖衰亦盛請康夷狄其盛之盛乎熙寧夷狄其衰之盛乎



中庸五達道有曰朋友之交也仰厓子嘆曰交之義大矣哉心孚道合之謂交非特朋友君臣父子夫婦昆弟皆然是以君臣之交見于唐虞父子之交見于文武夫嬪之交見于梁孟昆弟之交見于祥覽吁下此亦鮮矣故阿衡之不惠其君非不明也孝己之見逐于父非不仁也會稽之妻請去其夫非不貞也薛氏之弟有訟其兄非不友也其如心之未孚道之未合何哉故君子明白以啓發之誠惻以感動之不見人之非不見我之是所以積久而待交也交義合而國家之務成矣或謂子之言交信大矣聖人奚獨系

之于朋友哉曰朋友人倫之紀綱也系之朋友而四  
倫可推也人特未之察也

仰厓子曰萬物從虛中來故人心本虛虛故靈靈故  
與天地合德今人讀中庸稍知誠之為賢而不知虛  
之為先未有心之不虛而能誠者故虛者物之始也  
誠者物之成也虛者善之入也誠者善之實也

仰厓子曰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孔子言人  
心素有也天下之言性也則故而已矣孟子言吾心  
素有也以吾心素有而通人心素有其性一也此萬  
物皆備于我之徵也故朱子曰天下無性外之物止



警

機

撰 祿 文 王

本館據百陵學山  
本影印初編各叢  
書僅有此本

機警一卷

沂陽子曰予生也朴室見事每遲閱書史中應變  
神速轉敗為功者錄以開予心云各條末贅數言  
以自警類長之能事畢矣嘉靖丙午海鹽王文祿  
武王封師尚父於齊就國道宿行遲逆旅之人曰吾  
聞時難得而易失客寢甚安殆非就國者也尚父聞  
之夜衣而行犁明至國萊侯來伐爭營丘沂陽子曰  
尚父敦商造周威名著矣就封常典徐行若無虞旅  
人且憂焉勤勵之心無時可已也使諷而不聞聞而  
不悟營丘失矣噫旅人者靜觀則明尚父豈功成或

怠邪時難得而易失尤為至警

王稽使魏載范雎入秦至湖關望見車騎從西來雎曰彼來者為誰稽曰秦相穰侯雎曰聞穰侯專秦權惡納諸侯客恐辱我我且匿車中穰侯勞稽謂曰謁君得無與諸侯客子俱來乎無益徒亂人國耳稽曰不敢卽別去雎曰聞穰侯智士也見事遲向疑車中有人忘索此必悔之於是雎下車走十餘里果使騎還索車中無客乃已沂陽子曰應侯脫死亾命慮患深操心危矣望車騎而疑之知穰侯而料之先匿車中以潛踪繼走車下以避索閒逸不亂非養不能也

末也讓位蔡澤以穰侯為戒哉

楚悼王死宗室大臣作亂攻吳起吳起走之王尸而  
伏之射刺吳起并中悼王楚令傷王尸族太子立使  
令尹盡誅射吳起并中王尸者坐夷宗死七十餘家  
沂陽子曰起長于兵謀臨死猶能令後王復仇云走  
伏王尸冀避害且害彼攻者諸臣不悟墮起計中矣  
噫死猶用智孰若生能見幾

燕師長驅平齊田單走安平令宗人盡斷車軸末而  
傅鐵籠已而燕軍攻安平城壞齊人走爭塗以軸折  
車敗為燕所虜唯田單宗人以鐵籠故得脫東保卽

墨沂陽子曰田單復齊由保卽墨保卽墨由傳鐵籠倉惶臨難而心不亂先幾之見非豫養弗能也噫卒勝樂毅單名將之傑歟

楚公子遇國難微服出亡將及門守門者難之其僕操筆擊公子背罵曰隸也不力何不早出守門者不疑竟出云沂陽子曰將欲出之必固辱之使尊禮之彼阻之矣是以反之而訛其識也

楚伏弩射中漢王漢王傷胸乃捫足曰虜傷吾指漢王病創臥張良強請起行勞軍沂陽子曰傷胸則能殞命衆聞之驚疑而生怠楚兵乘之敗衄必矣傷指



則無害也起而勞軍亦以定衆志漢之興決于此  
呂布屯濮陽曹操圍之城中大姓田氏爲反間操得  
入城燒東門示無反意及戰軍敗布騎得操不知是  
否問曰曹操何在紹曰乘黃馬走者是也乃釋操而  
追乘黃馬者操突火而出沂陽子曰操出入行陣勝  
敗神色不動匪稟之厚則養之深操嘗曰秋冬校射  
春夏讀書呂滙子曰周文子發旦三聖魏武子丕植  
三文盛矣哉心術則殊後世繼之者鮮也

王羲之幼時江州牧王敦甚愛之恒置之帳中眠敦  
嘗先出羲之猶未起錢鳳入敦屏人言逆節謀忘羲

之在帳義之覺備聞知無活理乃佯吐汗頭面被褥詐熟睡敦言畢方悟相與大驚曰不得不除之及開帳見吐信之乃得全沂陽子曰義之早慧故能脫虎口至親何益哉是以君子賢豫遠惡人也

李勣孫敬業年十齡餘勇悍異甚勣心患之伺其入林獵獸縱火焚林敬業見火到剗所乘馬入其腹中火過浴血而出沂陽子曰成敗論勣勝敬業大體論敬業勝勣匡復雖虛武嬰褫魄反周為唐陰有力焉蓋見人心在唐不易革也兵敗後敬業與駱賓王俱遁去有是哉

張垂崖誦守蜀兵火之餘人懷反側一日大閱方出  
軍衆忽嵩呼者三垂崖亦下馬隨衆東北望三呼攬  
轡復行衆不敢謹沂陽子曰是舉也尊君而定亂且  
伏衆心聞于朝雖權重而不疑四方皆知忠義之風  
心神完定乃能從容若此後與傅霖仙去然乎

太宗大漸李太后與宣政使王繼恩忌太子英明陰  
與其黨謀立潞王太宗崩太后使繼恩召李端端知  
有變鎖繼恩于閣內使人守之而入太后謂曰宮車  
晏駕立嗣以長順也今將何如端曰先帝立太子正  
爲今日豈可違先帝命更有異議乃迎太子立之卽

位垂簾引見群臣端于殿下平立不拜請捲簾陞殿  
審視然後降階率群臣拜呼萬歲沂陽子曰神定哉  
非有聖學不能也禁邪敏速審事從容宋臣不下伊  
呂矣

真宗不豫李文定迪宿內祈禳時太子尚幼八大王  
元儼頗有威名問疾醫禁中累日不出執政患之偶  
翰林司以金盃貯熟水過問之曰王所需也文定取  
案上墨筆攪水令盡黑王見大駭意其為毒卽上馬  
去沂陽子曰知彼知己百為百中蓋文定素知元儼  
膽怯者可駭而走也不然幾不為所破邪

文潞公彥博知成都大雪會帳下卒有評語共拆并  
亭燒以禦寒軍將以聞公徐曰今夜誠寒亭弊矣正  
欲改造更有一亭可盡拆為薪樂飲如常明日乃究  
問先拆亭者杖而流之沂陽子曰令不素字亦疎矣  
寒不恤下亦忍矣特取定一時之變耳是故御大衆  
者寒暑當豫處云

司馬溫公光幼與群兒戲一兒墮大水甕中已沒群  
兒驚走不能救公取石破甕兒出得活沂陽子曰惟  
誠故神蓋已見于幼時宜其當國而任台鼎重寄也  
諺曰三歲至老信夫天地間氣攸鍾豈凡例邪

苗傳劉正彥叛張魏公浚在秀州謀舉勤王師聞苗  
劉偽詔將至公潛取府庫中舊詔令持往十里外易  
之詔既至今僚屬宣讀畧張於譙樓旋即歛之大犒  
諸軍群情賴以不搖一夕獨坐從者皆寢忽一人持  
刀立燭後公知刺客徐問曰汝非苗劉遣來殺我乎  
曰然曰若是取首去曰予頗知書寧肯為賊用况公  
忠義豈忍加害恐防閑不嚴有繼至者故來相告爾  
問欲金帛乎笑曰殺公何患無財然留事我乎曰有  
老母在河北未可留也問姓名俛而不答攝衣躍起  
屋瓦無聲時方月明去如飛明日公取苑囚斬之曰

夜來獲一姦細後嘗河北物色之不可得沂陽子曰  
詔至易之以安衆心密矣且疎自檢慎哉臨事無時  
無處無不密也明發取囚斬之揚言之絕後至者則  
密矣其亦聞言而悟與

趙從善尹臨安宦寺欲窘之一日內索朱紅卓子三  
百隻限一日辦從善命於市中取茶卓一樣三百隻  
糊清江紙朱塗之卽成兩宮幸聚景園回索火炬三  
千枝限以時刻從善命於娼家取竹簾束之頃刻而  
辦沂陽子曰相傳開濟館某尚書家 上郊祀索白  
染圍鑪三百尚書窘迫莫應濟教截矮卓脚鑿圓孔

白紙糊之取鐵鍋為鑪如數進 上喜詰之舉濟是時索燎火萬炬于上元縣令陳煥煥命各坊長督大小戶具門簾香燈迎 駕遂命捲簾為燎得如數進上稱其才二事正符豈暗合耶亦見此推之也以故貴讀書多

辛幼安在長沙欲於後圃建樓賞中秋時已八月初旬吏曰它皆可辦唯瓦難辦幼安命於市上每家以錢一百貨簷前瓦二十片限兩日以瓦收錢於是瓦不可勝用沂陽子曰建樓賞月細事也尤能速成示敏也且以起衆心云蓋幼安志存恢復若以無瓦止



它日用兵何以鼓之殆徒木立信之意。

紹興十二年京東王知軍寓新淦之清湓寺嘗燕客中夕散夫婦醉臥俄有群盜入執諸子及群婢縛之婢呼曰主家司庫鑰者藍姐也藍姐卽應曰有毋驚主人盡付匙鑰秉席間大燭指引之金銀酒器首飾盡數取去主人醒方知明發訴于縣藍姐密謂主人曰易捕也群盜皆衣白妾秉燭時盡以燭淚汚其背當密令捕者以是驗後果皆獲云沂陽子曰藍姐一婦人耳臨變忙迫中而從容用智天資何穎敏也張敞傳載赭汗盜衣裾執之與此暗合但彼緩圖此急

應且婦人猶難云

嘉熙間江西峒丁反萬安令黃炳鳩兵守備忽五更報寇至炳遣巡尉領兵迎敵衆皆曰枵腹奈何炳曰第速行飯且至矣炳乃率吏輩攜竹籬木桶沿市民門呼曰知縣買飯時人家晨炊方熟厚酬其直負之以行於是兵皆飽食一戰破寇沂陽子曰師行餉從無餉曷濟貴神速遲或生變炳兩得之胸中經畫素定矣噫安得斯人與之談兵哉

機警一卷完